少年说

家乡风物志

责编/闵佳 美编/宋平艇 审读/孙勇 主持人/张译心 插图/宋平艇(AI辅助)

家乡风物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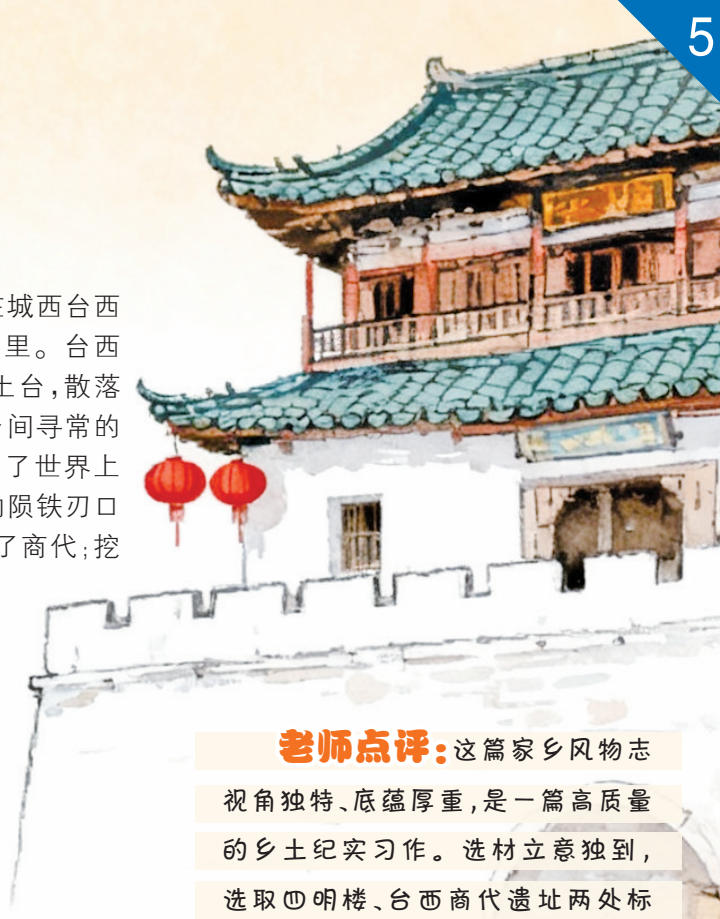
青岛实验高中 高一14班 刘谨萱 指导老师 孙爽

我的家乡藁城古称肥累，西汉置县，悠悠两千余载，是滹沱河冲积出的一方厚土。若说风物，藁城人心里有两处最重：一处是抬头能望见的四明楼，一处是脚下埋了三千多年的台西商代遗址。一个立在眼前，一个睡在黄土深处。

四明楼立在旧城十字街中央，老辈人都叫它“四门楼”。明崇祯七年，知县刘敏学主持修建，清康熙年间知县赖于宣又捐俸重修，直到1958年被拆除。此后几十年，藁城人心里便空了一块。2010年，四明楼在原址附近重建，三重檐十字歇山式，27米高，城台方阔，木构环廊。远望像一顶肃穆的将军头盔，近看飞檐翘角、雕梁画栋、气势恢宏。四明楼的名字由来有几种说法，最平实的一种是“明险情，明治安，明时辰，明民生”——当年它是全城最高的建筑，登楼可瞭望河水汛情，可俯瞰全城火患。楼顶悬一口铜钟，平时报时，有急事撞钟报警。而更有深意的一种说法，藏在一位明朝遗老的叹息里。据说刘敏学建楼时，明朝已是风雨飘摇，有人问他“四明”何意，他翻开《管子·牧民》，指着“国之四维”一章说：礼、义、廉、耻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“四明”，明的是这四维。一座楼，既望着滹沱河的水，也望着人心里的堤。

藁城真正的厚重，却在城西台西村那几个不起眼的黄土堆里。台西商代遗址，不过三个高大土台，散落在农田之间，看上去只是乡间寻常的“土疙瘩”。可是这里挖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铁刃铜钺，那残存的陨铁刃口把中国用铁的历史提前到了商代；挖出了最早的酒曲实物，8.5公斤酵母残渣静静躺在陶瓮里，证明藁城人酿酒的手艺从商代就开始了；还挖出了最早的平纹绉丝织品、最早的脱胶麻织品、最早的医疗器械砭镰……多项“中国之最”压在这个小村庄的黄土下。

如今的藁城，四明楼立在城北入口，气势堂堂。台下是四明广场，明清风格的商业街铺展开来。夜晚灯光一打，楼影落在广场上，恍如旧城十字街的重现。而台西村那几个土台依旧安静，庄稼长在商代的土层之上，春种秋收，千年如常。一座楼，一处遗址，一在明处，一在暗处；一个撑起今人对古城的想象，一个用黄土下的证据告诉后人：藁城的根，比那座楼还要深一千多年啊！



老师点评：这篇家乡风物志视角独特、底蕴厚重，是一篇高质量的乡土纪实习作。选材立意独到，选取四明楼、台西商代遗址两处标志性风物，一今一古、一显一隐，双线串联，清晰勾勒出藁城绵延千年的地域文脉。内容详实饱满，精准梳理古楼的修建沿革与文化深意，细致介绍商代遗址的重大考古价值，史料扎实，内容丰盈。叙事兼具知识性与文学性，字里行间饱含对故土文化的认同与热爱，精准贴合风物志纪实传情的写作内核。

家乡风物志——我的故乡高密

青岛实验高中 高一16班 綦丹墨 指导老师 马克秀

我趁着今年的十一假期回到了老家高密。告别城里规整的楼房与喧嚣的车流，踩上乡间松软的泥土，晚风裹着田野的清香扑面而来。这时，我刚读完《乡土中国》，从前只觉得老家平淡且普通，现在细细打量，才发现这片土地处处藏着书中最质朴的乡土底色。

费孝通说，中国社会的根基是乡土性，乡下人离不开泥土，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。这话在高密的乡村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村里的长辈们大半辈子都守着一方田地，春种玉米小麦，秋收瓜果杂粮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他们不懂深奥的社会学理论，却用一辈子的劳作践行着纯粹的乡土本色。村子里世代定居，不怎么迁徙，家家户户扎根于此，慢慢形成了安稳醇厚的乡村烟火。

最让我感触深刻的，是书中提到的差序格局。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，如同投一块石头进入水中，泛起的波纹以己为中心，一层层铺展开来。在我的老家高密，这份人情味格局格外鲜活。

走在村里的小巷，迎面遇见的都是熟人，邻里之间没有生疏的间隔。南边包的饺子，北边蒸的馒头，最后都会出现在村里人的家里。每当有人家里农忙人手不够，邻里们都会主动搭把手。这种温暖的人情，正是乡土社会独有的礼治秩序。城里生活依赖规则与制度，而老家的乡村靠的是代代相传的习俗与善意。这种善意来自邻里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多年来的默契。当遇到小矛盾时，大家便坐下来好好商量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这便是《乡土中国》里所说的乡土氛围。

短短三日的回乡之行，让我读懂了课本之外的乡土真谛。不仅让我对故乡高密有了新的认识，也让我对《乡土中国》这本书有了新的认识。原来，《乡土中国》从不是冰冷的理论，而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故乡记忆。

老师点评：这篇作文以故乡高密为观察样本，打通《乡土中国》的理论与现实，视角新颖。能准确理解乡土本色、差序格局、礼治秩序等核心观点，并用乡村邻里互助的鲜活事例加以印证，理论运用恰当。文字温润，情感真诚，做到读有所思、观有所悟。